



葛水平《山下午锄二》:

乡村文明呵护少年健康成长

□梁鸿鹰



充实乐观,都有效延续着乡间的价值观。

在小说里,乡村里的大槐树、大白马、蘑菇、连翘等各种作物,共同构成了一个鲜活的世界,到处都有盎然的生机,到处都有富于趣味的往事。午锄二村的人们自古以来就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怀有近乎虔诚的敬畏,山野是大家的朋友,河水把人的身体洗得有了筋骨,人和动物植物之间的点滴故事,是人间最好的搭配。只有身处乡村才能感知迷人的气味、多层次的温度,才能分辨出寒、凉、冻的区别,乡间的各种声响给人送来欢笑和慰藉,从作品对制琴技艺的细致介绍中,我们更看到了乡间人们的心灵手巧。

在乡村世界里,牛是人们的兄弟姐妹,鸡肚子是一家人小银行,连令人有些恐惧的蛇,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柳仙,螳螂则被称为绿猴,盛夏夜晚的虫鸣与月光相映成趣。万周在会做二胡的五叔带领下踏上寻找柳仙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对乡间世界的探

索。午锄二村似乎前后左右尽是山,每个人站在山上,便可以产生许多梦想,脚下的乡间可以装得下一个少年所有的憧憬。

万周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获得乡间伦理和逻辑对他的滋养,他对乡村世界充满好奇,在成长中不断探索周围的一切。他有着村里孩子们的质朴勤劳,更有迈向男子汉过程中的侠肝义胆,他从崇拜会做二胡的五叔,到崇拜更有文化修养的语文老师张四维,象征着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内心探索。由童年到少年过渡的无缝连接,融入了对成长的哲理思考,并没有让故事显得过于说教,一场剪马尾巴毛风波,正凸显了万周的率真,提醒我们勇敢面对成长的迷茫与挑战,迎接人生的旅途中的每一次遇见。

作品以时间的推移为序,在小说中营造出缓慢而温柔的叙事节奏。每一章看似独立而完整,却又通过万周的成长将乡间



2024年《山下午锄二》,葛水平著,希望出版社

万物生长的律动串联起来,绘制出了一幅乡间暖意与童年成长交织的多彩画卷,一个个流畅立体、细节丰富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与生命的蓬勃。作品成功塑造了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博学而亲切的王大爷、钻研琴艺的五叔、和蔼慈祥的祖母、风趣的语文老师张四维等。

这是一部用心用情写出来的儿童小说佳作,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乡土风情,体现了作家对乡村文明价值的珍爱和守护。乡村迷人的生活场景、如真似幻的民间传说和山野精灵绚烂的故事,使午锄二村延续着那个从远古走来的,有根性、有温度、有价值的文明存在,承载着乡土生活的美好与纯真,小说真实而富有诗意的笔触,启发人们不断探寻传统之美,领略乡村的当代魅力。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评论

顾鹰是一位极为细腻的生活观察者,在细微之中,捕捉情绪情感的丝絮,同时贴近孩子们所身处的生活,集中表现为家庭生活与校园生活,比如《狗先生》《爸爸不搬家》都是写家庭亲情的作品。《狗先生》是一个身体灵魂互换的故事,讲述割舍不断的亲情,同时换个视角看待对待孩子的问题。《爸爸不搬家》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一点点感知她完全不能理解的“离婚”,写出了孩子被异样环境唤醒的先天的敏感,写出了貌似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中细微的刺痛感。这使得顾鹰的短篇童话非常有特色。她的童话灵感不是来自幻想的游走,而是来源于生活的触发,这种生活触发的表达,常常富有哲思。比如《阁楼上的熊皮外套》中纠结于善意的谎言的小兔子,《妈妈曾经变成一只鸟》中描绘出被琐事掩盖的、每个人心底的浪漫,也探讨了生活中的舍与得。

“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同样延续了顾鹰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思索。以幻想为翼,从更高的层面,找到一种俯视现实、穿透现实的视野。从儿童的认知心理发展规律来讲,儿童认知行为处于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算阶段时,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是最适合幼儿期与儿童期儿童思维发展水平与心智发展需要的,但与此同时,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同样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认识与表达,幻想文学能够打动人的本源,不是幻想如何天马行空甚至匪夷所思,而是以幻想的手法,帮助我们放大或显微,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表达和交流。

“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假想了一个故事场域——彩云街。这是一个人类世界与精灵世界交界的地带。这样的设计让人类生活与精灵魔法达成逻辑自洽。从故事的第一层次看,作品的“心引力”首先来自于以童话达成儿童愿望的满足:《精灵出租屋》中,写童话的土圭垚,没了灵感。去租灵感精灵,租金是写一个人类不再害怕精灵的童话。《精灵旅行社》中,精灵向导可以将人带到一切想去的地方,于是有了各种神奇的诉求和去处。阿蓝奶奶回到了“从前”,小男孩去到了爸爸的歌声里。《精灵宠物店》中,养不活宠物又渴望宠物的小隽,是儿童中的典型态。《精灵百货店》里的西西,最大的烦恼是有个优秀的姐姐。这都是孩子们心中最容易郁结的、有代表性的问题。

从故事的第二层次看,则是作家在暖心地引导儿童读者体察社会、感知父母,习得作为社会性的人如何交流。《精灵宠物店》中极度淘气的精灵宠物“闹闹”,就像成长中淘气的孩子;小远领养的精灵宠物则让他懂了什么是“玻璃心”;叶子领养了一颗蛋,等待它破壳的过程中,叶子从各种对它的想象,到最终只祈福它健康快乐就好。领养宠物的过程仿佛一次父母与子女的换位,体会到了爸爸妈妈充满爱心的包容,各种意义的陪伴。这些作品成为一个成人与儿童沟通的桥梁。书写了很多儿童不曾想到的、属于爸爸妈妈的烦恼,也引导孩子们体察了成人的责任、压力和烦恼。

故事的内在逻辑层面,则是哲思的传达。《精灵宠物店》中,小隽领养的精灵宠物小狗闹闹,不吃人类食物,只靠爱心喂养。它的内在逻辑是“你给它什么,它就回馈你什么”。足够的爱心获得能量,才会显形,拥有了形体,就能永远留在主人身边。《精灵出租屋》中,有个“吃烦恼精灵”,作家写到它的“副作用”是摆脱了当下的烦恼,可能会酝酿未来的烦恼,还要靠自己努力化解。《精灵出租屋》还有一个阿抠租用“搬运精灵”的故事,想去富豪家里搬运人家的财宝。下达的指令是他们家“最贵重的宝贝”,结果搬来的是一张发黄的照片。阿抠陷入深思,再让搬运精灵去的不是有钱人家,而是穷人家,他想知道他们最贵重的宝贝又会是什么,结果搬运精灵搬回来的是爱、互助、鼓励。认识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有很多,净化了心灵,变成了有爱心的、爱帮助大家的人,大家也记起了他的名字——许明亮。《精灵博物馆》的神秘的馆长阿木,行走在夜色里,收集各种曾经被人们丢弃的东西——一些曾经被认为无用甚至是弱点的东西或品质,向这个世界重新展示被忽略的风景。有人之后又来到这里,寻回了它们。《精灵书店》中,一段店主与小莫的关于“书”与“读者”的谈话是作家的代言,触及了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这些故事无不引导读者重新思索人生与选择。

“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不仅是意在放飞想象,而是非常“走心”的创作,是一位文学形式的诤友,是以想象的方式深入内心与灵魂,书写疗愈心灵的童话,就像《精灵百货店》店门口的广告牌:“为你热爱的人间注入一丝光与暖”。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评顾鹰《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

□崔昕平



“彩云街精灵童话系列”,顾鹰著,晨光出版社,2021-2024年

■短评

校准新时代儿童的精神传承

——评刘芳芳少儿科幻《红窗花》

□乔世华

为了更生动地讲好红色故事,也是为了让现实(也是未来)与历史实现无缝对接、让今天的青少年儿童读者了解历史和理解革命者的凌云壮志、继而成为红色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作家巧妙地借助了人们喜闻乐见的科幻形式,真事隐去,让小主人公林响亮借助神奇的时光手环,返回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的风暴,见证林染将军最后岁月里的大义凛然与无私无畏,读懂革命者拯民于水火之中的博大情怀。小说由此形象诠释了基因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与强烈感召力,正是革命者的坚定信仰与家国情怀感染并感召着林响亮茁壮成长。

用科幻讲述红色历史、尤其是讲述有一定生活原型的红色故事,对作家来说是

一次大胆的艺术创新。作家要在虚构与真实、艺术与历史、科幻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度”,稍有偏差,就可能科幻、历史、现实等几方面都不“讨好”而令作品变成“四不像”,最终导向失真或无趣。刘芳芳巧于科幻构思,长于布局谋篇,以细腻真实的情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林响亮从对历史无感到全情投入历史的心路历程。林响亮原本对革命历史没有兴趣甚至还有误读与曲解,但在爷爷的引领下,逐渐对作为林家先人的革命者林染生发了一探究竟的兴趣。当林响亮参观以全息技术讲述林染故事的专题纪念馆时,对林染的成长经历更是感同身受,因无意间触动量子时光手环,从现实世界的虚拟场景中进入1934年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一真实历史情境中,从历史的旁观者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当他见

识到敌人的残暴并遇见了正遭敌人追捕而藏身山洞的安安母女二人时,自然萌发帮助林染一家团圆的愿望。于是,林响亮一次次凭借手环的时空坐标校准功能在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时间节点之间反复跃迁。

尽管林响亮一再付出种种努力,但都无济于事,他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毕竟历史长河无法逆流;他必须尊重林染义无反顾的选择。在与林染的数次深度交流中,林响亮真正读懂了革命前辈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实触摸到了革命者的赤胆忠心、壮志大义:“我们流血,是为了你们不必流血。你们未来的世界和生活就是我们想要给予百姓的世界和生活”“能让后辈过上吃穿不愁的安宁生活,就是我们这代人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意义”。林响亮最终完成精神成长,顺理成章地成为红色精神的传承人。

少儿科幻小说《红窗花》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让读者得以跟随林响亮一道穿越时空长廊,走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而炽热的精神世界,真切地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让革命先烈为之牺牲的理想世界,在瑰丽的科幻想象中变得可感可触、充满魅力。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

“天真烂漫的童年,需要真挚而璀璨的文字来滋润”

——谈吴洲星小说的原创性特色

□王嘉良

张继定

是教育》中所说的:“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种联动式的影响关系,正是作品艺术价值所提供的,而江南人的叙事内涵于此可见一斑。

与叙事内涵相关联的,是作品的情绪内涵与情节结构。故事中有种种趣事、乐事、开心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作品所叙述的正是地道的儿童文学故事,而这样的故事也并非一成不变。《白雪豆腐》写的是小露母女的苦日子,小说写小龄小小年纪就为妈妈经营豆腐坊,外出叫卖不敢高声喊叫,把一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孩童心态写得活灵活现,而透过乡间风习画的描摹,乡间的传统手艺也一一呈现。《漂流的纸船》写乡间常见的“艺人”——算命瞎子与女儿小满相依为命的日子。《鸭背上的家》的主人公是一个牧鸭少年,作者是十分怀念放鸭子、拾鸭蛋的童年日子,叙述特别细腻。这是常见的江南人家生活意味,随手

拾来便不失新鲜感,而这些叙述恰恰是幼年生活的实录,能给人以无尽的思索。

在吴洲星看来,艺术是要发展的,如果只停留在原先的起点上,叙述再周详也可能毫无意义。近期推出的《紫云英合唱团》《大院里的夏天》《女孩街》《小日月》《碗灯》等作品,便有许多创新之处。这些作品,不仅是原生艺术画面的拓展与延伸,同时又有自己日常生活体验以外的收获,其艺术笔触写出了日常课程以外的感受,写到了女孩们加入了舞蹈队,穿上红舞鞋,参加合唱团,对“女孩街”的艺术秉性有了更深入的观照与理解。

儿童文学的表达方式,自有其独到之处。一位儿童文学编辑曾这样评述吴洲星:“原本很平静的事物,作者透过纯净的孩童文学视角,赋予了它们几分幽默、几分天真和几分诗韵。这就是专属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表达。”儿童文学的确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一举手、一投足,便有透过儿童自身的心灵写照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内中

就有幽默、天真的意义存焉。作品表达的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孩子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也包括成年人在生活中的自我反思。《碗灯》中重点描述对象是一位“剃头匠”老秦头,他就是位乐天知命的人,一生并无太多的奢望,以“荒年饿不死手艺”为慰藉,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另一位是滴水庵里的尼姑,也同乡下人并无二致,有着自己的独特生存方式,只知道她“也是被丢弃在山上的”,并无特别奇特之处。透过这样的叙述,无论是老秦头,抑或是滴水庵里的小尼姑,立即会显现出其固有的面目。小说描述的都是街头巷尾的平常故事,并无特殊之处,但有了纯净的孩童视角,让整部作品在幽默、天真与诗韵并存中凸显,就见得一切都是那么合情合理。恰如吴洲星的自述:“天真烂漫的童年,需要这样真挚而璀璨的文字来滋润,愿风铃树能给童年多一份幸福和快乐,给成长多留一段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插图欣赏



著,刘辰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5年5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98期·